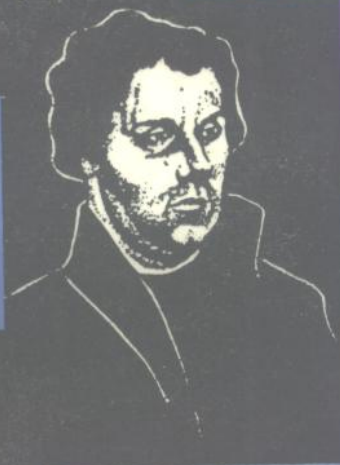


# 马丁·路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沃尔夫冈·兰德格拉夫



# 马丁·路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沃尔夫冈·兰德格拉夫

周正安 译

周美琪 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52512



新华出版社

1152512

Martin Luther  
Reformator und Rebell  
Biografie  
Wolfgang Landgraf  
Verlag Neues Leben Berlin  
据柏林新生活出版社 1982年版译出

**马 丁 · 路 德**

〔东德〕沃尔夫冈·兰德格拉夫 著

周正安 译 周美琪 校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插页2张 160,000字

1988年8月第一版 1988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70册

ISBN 7—5011—0191—4/K·35 定价：2.40元

## 译者的话

我翻译《马丁·路德》的念头，产生于五年前，即1983年。那时，我正在联邦德国，从电视上看到纪念马丁·路德诞辰五百周年的盛大集会。联邦总统卡斯滕斯、联邦总理科尔和民主德国宗教界代表，都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在那之前，我已经知道，为了纪念这个十分重要的日子，早在1980年6月13日，民主德国就成立了一个由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马丁·路德委员会，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亲自挂帅。

从那天起，我决心深入了解马丁·路德这个人物。通过阅读有关文献和与德国朋友交谈，马丁·路德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逐渐清晰了；他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宗教改革家，一个杰出的语言学家、诗人和教育家。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德国国界。

路德所进行的宗教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一场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奏。可以说，至少到中世纪为止，欧洲历史也是一部宗教史，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政治和宗教总是紧紧结合在一起。在路德之前，代表封建势力的罗马天主教廷统治着几乎整个欧洲。恩格斯把它比喻为奥吉亚斯的牛圈。相传希腊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圈，养牛三千头，长期没有打扫，其肮脏程度可想

而知。路德第一个清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打破了罗马教廷的长期禁锢，为思想和言论自由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这种自由思想和言论的火花立即点燃了德国农民战争，使整个德国都投入了运动。

为了使思想从罗马教廷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路德用德国人民喜爱的语言翻译了《圣经》，谱写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和曲。他的语言为现代德语奠定了基础，他的翻译理论至今还可以作为我们翻译工作者的借鉴。

从某种意义上说，路德的改革是从教育开始的。他首先对他所在的维滕贝格大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并以此为基地，培养了一批改革人材。没有这一批人材，他的改革事业是很难想象的。

和许多历史伟人一样，路德身上也存在不少弱点，甚至严重的弱点。他的改革的不彻底性和他对农民起义态度的变化，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今天，我们对这位伟人看得当然更为清楚了。但是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目的并不在于对他们进行肯定或否定，而是要从他们身上吸取经验和教训，以指导自己的行动。今天，我们了解一下这位五百年前的改革家，决不是毫无意义的。

周正安

# 目 录

- 1、 童年和青年时期…………… (1)  
    父母家——中小学时代——埃尔富特大学生活
- 2、 “我从未想过离开寺院”…………… (23)  
    “黑寺院”的见习修士——宗教界——处于文明边缘的城市——“奥姆纳斯先生”
- 3、 “义人必因信得生”…………… (45)  
    罗马之行——新的上帝形象——向经院神学作斗争
- 二
- 4、 95条论纲…………… (56)  
    阿尔布雷希特·冯·勃兰登堡的交易——“出于对真理的爱……”——  
    罗马的反应——高级政治
- 5、 第一次考验…………… (73)  
    在奥格斯堡面对红衣主教卡叶坦——君子协定——莱比锡辩论——法  
    兰克福皇帝选举——新的同盟者
- 6、 在莱比锡与沃尔姆斯之间…………… (95)  
    伟大的改革文献——宣布革出教会令
- 7、 置于法律保护之外…………… (110)  
    沃尔姆斯——面对皇帝和帝国

D1380/14

### 三

- 8、 从辩论到行动 ..... (123)  
    · 隐姓埋名——把圣经译成德文——维滕贝格的动乱——济金根讨伐特  
    里尔
- 9、 继续改革 ..... (144)  
    《论世俗政府……》——“善始善终！”——卡尔施塔特

### 四

- 10、 农民战争 ..... (154)  
    农民战争初期的路德和闵采尔——《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  
    农民战争的结束

### 五

- 11、 农民战争后的改革 ..... (173)  
    路德结婚——1526年的施派尔帝国议会和国教的形成——《论自由意  
    志》与人文主义者的退却——再洗礼派
- 12、 新教的巩固 ..... (184)  
    帕克冲突——马尔堡宗教会谈和1529年的施派尔帝国议会——家庭生  
    活中的路德——1530年的奥格斯堡——反改革的开始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
- 13、 抗议的力量 ..... (200)  
    改革的进一步开展与维滕贝格协议——明斯特的再洗礼王国——施马  
    尔卡尔登条款——黑森侯爵的重婚及其政治后果
- 14、 漫长道路的终点 ..... (216)  
    瑙姆堡的主教——路德之死——尾声

## 1、童年和青年时期

### 父母家

哈尔茨山东南，有一片叫做曼斯菲尔德的伯爵领地。曼斯菲尔德的伯爵们靠压榨老百姓——农民和矿工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的日子比许多同等级的人更为优裕。这片领地很富。开采出来的铜页岩经纽伦堡转卖给亚琛、列日、安特卫普，利润丰厚。

正如银子对于萨克森的侯爵十分重要一样，铜对于曼斯菲尔德伯爵也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泛着褐红色光泽的金属的需求量很大。铜匠以及制作衡器、量具、灯具、戒指、罗盘、瓢盆等各色器具的工匠都需要它。曼斯菲尔德出产的铜质地柔软，深受各地喜爱。

为满足对铜的需要，页岩的开采量越来越大。它使得许多人有了生计。矿工、手工业者、农民、短工、帮工、纷纷扛着鹤嘴锄和铁锹来到这里。“山之呼唤”吸引了他们，他们向地下掘进，采出宝贵的页岩。无论在矿山挖银，还是粉碎曼斯菲尔德的铜页岩，他们都是在寻找幸福。他们希望靠挖掘矿藏，过上较为舒暢的日子。

1483年春，农民的儿子汉斯·路德和许多人一起来到了矿山



小城艾斯勒本。汉斯的父亲在莫拉有一座可观的庄园。莫拉是位于爱森纳赫和巴特萨尔聪根之间的一个小村庄，路德家祖祖辈辈在此居住了几百年。按照当时的法律，这份家产应由家里最小的儿子继承。因此，汉斯·路德带着他年轻的妻子玛格丽特离乡背井，毅然决然地从图林根山区来到艾斯勒本。

1483年11月10日将近午夜时分，这个家庭添了丁。翌日早晨，邻近彼得教堂里的神父以当日纪念的圣者之名——圣马丁，为他行了洗礼。圣马丁是一位虔诚的主教。有一次，出于基督教的慈爱，他曾把自己暖和的大衣披在一个受冻的乞丐身上。

于是，路德家的新生儿便取名马丁。随着家庭的扩大，汉斯·路德的忧虑也在增加。幸福并不是能够简单地从地下挖掘出来的。他和许多人有着同样的感受，立足是很难的，看来，汉斯·路德在艾斯勒本很不成功。因为第二年初夏，他就带着全家迁移到曼斯菲尔德去了。

这是一个园林密布、群山环抱的城市。宫殿山上耸立着曼斯菲尔德城堡，仿佛是当权者一种永久性的警告。就在这里，在矿区的中心地带，汉斯·路德开始了新的生活。

马丁·路德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后来，我父亲迁居到曼斯菲尔德，在那里当了矿工。”

在曼斯菲尔德，汉斯·路德的社会地位开始上升。他坚韧不拔，精明能干，善于经营，又交上了好运，所以一切都很顺利，数年后就加入了矿山协会，这是当地许多小型组织之一。

起初，曼斯菲尔德伯爵自己管理矿山，几经失败后，开始把矿井租给农民和其他想到矿山来的平民百姓。

为了获得开采权，租户必须缴纳紫铜什一税、页岩税和精铜

税等，以供伯爵们维持宫廷的庞大开支。既然开采量不断上升，老爷们便可放肆地沉湎于花天酒地之中。当时，作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的矿业，技术上有了很大改进。新的生产方法使冶金业蓬勃发展。通过领主权和种种旧有特权，封建贵族从经济繁荣中大大获得利益。然而，钱一经流入他们的私囊，也就无法再集中起来用于扩大再生产。于是，在旧的封建社会内部，逐渐萌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封建关系却阻碍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大规模发展。

在此期间，曼斯菲尔德的矿工们组成许多团体和行会，以便较好地承担因购置新的采矿设备而不断增加的费用。许多个体租户也很快认识到，必须转让自己的租借地，并作为雇工加入行会。

汉斯·路德获得了成功。他很快成了一个小冶炼厂的股东。1510年，他终于对8个矿井和3个冶炼厂进行了投资，这是一笔可观的财产。

在曼斯菲尔德的头几年，是汉斯·路德及其家庭缺吃少用的困难时期。首先是要养活一个大家庭，马丁还有3个弟弟，4个妹妹。马丁就是在这种节俭和日常生活困难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小时候，他不得不保持安静和克制。后来他在谈到这几年的情况时说：“父母对我管教严格……”。许多童年的往事在他的脑海中牢牢地保留到老。他记得，有一次“仅仅为了一颗核桃，把我打得鲜血直流。”从父母的谈话中，他自幼便了解象他父亲这样的小业主的忧虑和艰难。除了向领主缴纳苛捐杂税外，资本雄厚的公司对曼斯菲尔德的冶炼厂主也是一种威胁。

要维持、扩大和改进矿山和冶炼设备，就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泵、绞盘、机器都必须购置，大多数冶炼厂主，甚至矿业公

司都无力承担这么多的投资，于是他们便向图林根森林附近一个加工铜页岩的大合资贸易公司贷款。根据契约，冶炼厂主必须长期承担向“贷方”提供所产的全部铜的义务，以争取贷方支付定额资金来应付浩大的费用。

于是，“贷方”很快就插手矿井和冶炼厂，甚至大部分铜矿都集中到了他们手里，使他们得以操纵价格。汉斯·路德一度也曾陷入了依赖于人的境地，两个莱比锡的商人在他的冶炼厂投了资。他虽然能摆脱这种依赖，但是万一没有外资，也不可能出现经济繁荣。

1525年，马丁·路德在撰写《经商和高利贷》时，追述了父亲的抱怨：“当这个狡黠贪婪的家伙知道别人非买他的货物不可，或者知道买主既穷而又需要它时，他就哄抬物价，从中渔利。他不顾商品的价值，也不管人家究竟出了多少力，冒了多少险，居心不良地袖手旁观，从不考虑帮助别人，而是乘人之危，为己谋利。而在平时别人没有困难时，他大概就不抬价了……请问，这难道不是非基督教和非人道的行为吗？穷人的困难有时不也会转嫁到他本人头上去吗？”

父亲似乎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他作为小业主不得不冷静地盘算权衡，而母亲却象当时许多人一样，深深地陷入了迷信的泥潭。孩子们经常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述魔鬼在黑黝黝的矿井坑道里为非作歹和女妖精的故事。马丁的一个弟弟死了，她放声哭诉，说是女邻居这个凶恶的妖精用妖术杀死了她的孩子。后来发现这个女邻居在市郊的田野里被人打死，她就高兴地说，又有一个女妖精被她的主和撒旦召回了。

那时候的人处处都相信有妖魔鬼怪的存在。1484年，教皇英诺森八世从罗马下了一道所谓的降妖通谕，其中称，“上德意志

一些地方及美因茨、科隆、特里尔、萨尔茨堡、不来梅等地的省份、城镇和村庄，有许多阴阳人，他们不信天主教，却与魔鬼结成肉体联盟……”1489年，有两个圣多明克斯会的修士在科隆发表一篇题为《妖锤》的檄文，其中描述了女妖的特征。这篇檄文在以后几百年中成为所有审判女妖的法庭准则。

路德也从未怀疑过妖精和魔鬼的存在。因为怀疑妖精的存在，即意味着怀疑魔鬼的存在，而妖精是魔鬼的工具，怀疑魔鬼的存在就等于怀疑上帝。

然而，如果认为母亲只是给幼年马丁灌输迷信思想，那就错了。她给予孩子们的远远不止这些。她以简单而朴实的方式向孩子们讲故事或城里的新闻。马丁逐字逐句地听着，从而知道了许多民间的思想。这些知识对他后来的成就不无作用。归根结底，他的巨大影响是基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了解，因为他能用语言深入群众，并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

在汉斯·路德家，大家都尊重上帝旨意中的秩序，对教会没有表示过任何怀疑。这种秩序是永恒而不可更改的！但是，他们的虔诚并没有过分，他们只是按惯例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其中包括：礼拜天全家去做弥撒、忏悔，领圣餐，尊重宗教节日。而平时，他们必须应付许多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路德毕生身体力行的是父母的教诲。即使他后来在文章中所提到的取悦于上帝的生活，一种正直而顺从的生活，也正是他在父母家中所熟悉的生活。

## 中小学时代

1488年春，汉斯·路德把儿子送到离乔治教堂不远的曼斯菲尔德里市立学校。4岁半的马丁在那里学习算术、写字、唱歌和拉

拉丁文入门。拉丁文启蒙课本中的选段，如圣母玛丽亚、主祷文、十条诫及使徒信条等，孩子们都要准确无误地背诵。这种教学方式确实可以培养惊人的记忆力（路德在高龄时还能引用小学时代学过的课文），但很难促进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我们并不知道马丁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但是可以设想，他很用功，这可能是由于害迫鞭笞，那时教鞭始终是学生们头上的一大威胁，只要出点小错，就会挺挺挨打。路德在逝世前3年还回忆起曼斯菲尔德学生时代的一件事。他说，有一次他挨了15鞭，因为他不懂还未学过的变格和变位。这种不公正在他的心灵中埋下了多么深刻的痕迹！他抱怨说，“这样的教师和师傅肯定到处都有，他们自己一无所知，又不想学习任何好的和正确的东西，连起码的学习和教学方法也不知道。后来，他曾非常深入地研究学制改革问题。

1497年春，汉斯·路德决定把马丁送到马格德堡的一所学校去。把孩子们送到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是先辈的夙愿。汉斯·路德尽管在社会等级的攀登中颇有成绩，但他也看到了自己上升的限度。那时，作为曼斯菲尔德乡镇代表，城市的政策仍然由市政厅和老资格的上层市民决定。

根据汉斯·路德的愿望，将来马丁也应属于这个上流社会。而要迈上这条道路，在曼斯菲尔德市立学校获得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复活节后不久，马丁就离开家乡北上。

马丁眼中的世界突然变大了。马格德堡地区拥有1万2千到1万5千人口，在当时，它比科隆、巴黎或根特都要大。这个城市以大教堂为中心向外延伸，四周是城墙和壕沟。货运驳船在易北河上运送货物。这里，商业和手工业都很繁荣。马格德堡的市民也追求声望和财富。释巴斯蒂安·弗兰克在他的《世界书》中谈

到市民等级时写道：“他们的手艺是丰富多样的，他们比地球上任何时期的人都更富于艺术天才，即使过去他们是野蛮人，是笨拙的、不懂艺术，或者是未开化、粗鲁、好战的民族，但现在却成了敏锐的、通情达理和有丰富艺术感的民族，他们在各行各业中都是勇敢、欢快和机智的……”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市中的市民分化成了不同的阶层，“即使在大的自由城市和帝国直辖市，人民也一分为二：低贱的市民和趋炎附势的、靠津贴和利息生活的举止高雅的贵族。后者不允许低贱的市民混迹于他们的社会。不论其财富与他们是否相当，他们作为贵族都不与其通婚。如果不想遭受蔑视和摒弃，他们就得上门当户对。”

城市的权力掌握在贵族手里，他们并不再是纯粹的旧贵族，其中也包括经济上新崛起的贵族。他们的成员在市政厅中，占据所有重要的职位，自信而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发放高利贷，用行业的特权进行贸易，并且靠损害城市的公共利益以致富。

贵族所起的作用十分矛盾。一方面，他们是最发达的早期资本主义企业主，对城市的经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又运用自己手中的政权，去压制城市人民和城市周围农民的进取心，从而支持了旧的封建制度。于是，平原地区日益频繁地爆发了压抑已久的愤怒举动，农民们起来反对日益强化的压迫，连城市中的人民群众也起来加入了这一行列。

首先起来的是市民反对派。它联合着许多中等阶层，从富裕的商人到财富不多的手工业师傅。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如果说，富有的商业老板处于一种矛盾状况，即他们拥有的经济力量与公认的政治上的不成熟性之间极不相称，那末，那些小行会师傅因跟不上日益提高的经济要求，则把希望寄托在反对派身上，

以便靠城市政权的更迭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但两者的目标相同，那就是共同作出市政厅的各项决议并分享政权。

除了市民反对派以外，还有另一种人数众多的平民反对派。它由新兴的无产阶级的雏型——短工、手工业帮工，使役和雇佣工人组成，他们没有市民权利，也沾不上经济繁荣的光，他们在当时伴随着经济繁荣而出现。后来无业游民、杂耍艺人、乞丐和流浪汉的加入又壮大了这支队伍。这批最初的流氓无产者，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其人数于16世纪上半叶在所有发达国家达到了鼎盛时期。

平民反对派也要求修改城市宪法，并希望改善自身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许多城市出现了动乱。科隆、汉堡、罗斯托克、雷根斯堡、奥格斯堡、不伦瑞克等城市爆发了武装起义。

对此，在马格德堡的路德当然不太注意。他所见到的马格德堡是一个表面上秩序井然的大都市。后来到了埃尔富特，他才成为城市内部阶级斗争的直接见证人。

路德在马格德堡的“共同生活兄弟”学校上学。在这个宗教团体内，教士、和平信徒不必立宗教誓言即可生活在一起，象寺院一样，但主要从事教育事业。从1482年起，被百姓称为“零兄弟”的团体以此作为会址。原在马格德堡的托钵修会曾将这一新的兄弟会视为竞争对手而百般阻挠。但他们还是在迪布斯霍恩占据了一幢宏伟的大楼。马丁所在的学校和所有“零兄弟”会所办的学校一样，具有很好的声誉，但在某些方面已经背离了旧的学制，采用了人文主义教育的某些手段。

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许多印象涌入了14岁的马丁的脑海，有些事情在他高龄时尚记忆犹新，比如，他牢记着当时作为托钵僧住在这个城市里的安哈尔特选帝侯的形象。“我14岁在马格德

堡上学时，亲眼看见过他，安哈尔特选帝侯。他赤着脚在大街上要饭，象驴一样背着口袋。他蜷缩着身体，禁食、禁宿、清修苦行，看上去就象一具僵尸，只剩下皮包骨头。谁要是仔细看他，便会出自虔诚而啧啧赞叹，但却不得不为他的模样而感到羞耻。”

9月，路德经历了城市和大教堂的守护神日。这是他首次看到的教会大游行，其盛况是他在曼斯菲尔德从未见过的。一清早，教徒们就在贝尔根修道院长和圣母院院长的带领下走上马格德堡的街头。他们举着蜡烛和圣像。队伍前飘扬着圣莫里斯的旗帜。人群中间，有人用银棺材装着宝贵的圣徒遗物，比如上帝曾经用来造人的大马士革耕地的泥土、圣母玛丽亚的乳汁、圣弗朗西斯的礼帽。信徒们跪在大教堂广场上虔诚地祈祷。马丁从未见过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

马丁在“零兄弟”学校上了一年学后，即被父亲召回曼斯菲尔德。经济拮据迫使父亲做出这一决定。但他望子成龙心切，决不想中断对儿子的培养。于是，他把马丁送到爱森纳赫，那里有他们的亲戚。在圣尼古拉教堂当差的康拉德·胡特尔及其妻子也许会接受这个孩子并供给他食宿。

不久，这个15岁的孩子就背起行装离开曼斯菲尔德到爱森纳赫去。

爱森纳赫平坦地伸延在平原上，是一个曾经享有盛誉的城市，但它的极度繁荣已成明日黄花。随着图林根王宫光泽的减退，爱森纳赫的声誉一落千丈。许多建筑物开始倒塌。留下的只是少数坚固的建筑物——教堂、寺院和贵族庭院。它们的旁边随处可见木架房屋、低矮的土墙茅舍以及瓦砾、垃圾、杂草和废墟。集市广场旁边的教堂已没有钟楼，四周的高墙饱经风霜，行将倒塌。路德沿着一条未铺石子的泥泞街道向城里走去。



他将在圣乔治教会学校的一个高年级班，用3年的时间充实自己的知识。他对这所学校包括教师在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印象。他发现，学校并非一定都得象曼斯菲尔德的那样。

课程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入门，教材是拉丁文启蒙课本（课文写在一长串羊皮纸上，并固定在墙壁上，因为课本很昂贵）。学生每天要学会两三个字。后来学习句子、诗歌。阅读有了一定把握以后，就开始练习写字。学生们用鹅毛管在纸上写字，每人都自豪地在腰带上挂着墨水瓶和几根羽毛管。修完一年级课程后，便进入多纳托斯级。多纳托斯是4世纪罗马的语法学家。学生根据他的教科书和伊索寓言学习变格、变位和拉丁语修辞，当然，第三年还必须用亚历山大学派的课本再次彻底地钻研修辞。

爱森纳赫的情况与汉斯·路德在曼斯菲尔德家里所想象的不一样。他妻子的亲戚很穷，自己都难以糊口，能给马丁的就更少了。

因此，马丁不得不作为“求布施者”而四处乞讨。他和其他学生一样走家串户，在教堂里唱赞美诗，在别人家的门前要一小块面包。

据说，他由于嗓音优美而引人注目，因而不久就在科塔家找到了一席栖身之地。经这家的介绍，他成为商人海因里希·沙尔贝家常来常往的食客，他监督沙尔贝的儿子完成作业，并帮助他掌握教材。

路德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属于新贵族的市民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远高于他父亲，生活方式也与家里的节俭作风迥然不同。他对此印象很深。

沙尔贝一家算得上全市最虔诚的家庭之一。家长是非常忠于